

詹鎡 主編

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



一 籍整理規劃重點項目
受古籍整理二作委員會資助

百花文藝出版社

前言

詹 鎔

李白詩中的愛國情操

李白詩文是高雅的藝術，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瑰寶。

李白的一生是在唐玄宗的時代。他和唐玄宗、肅宗同死於一年，即寶應元年（七六二），享年六十二歲。

唐玄宗開元年間是中國封建王朝的全盛時代。開元前期以姚崇、宋璟爲相，奠定了政治經濟基礎。著名大手筆張說先後三秉國政，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開元後期，張九齡繼張說爲相，也大力發展文化事業。二張都是當時文壇的盟主。唐王朝對外實行開放政策，長安在當時爲天下第一大都市，又是全世界的政治文化中心，友邦使者絡繹不絕，絲綢之路、海上交通都很發達。唐朝前期的對內政策也是很開明的，人民的思想、信仰以及民族關係都很開放。唐玄宗本人也是一個愛好文藝的皇帝，他對詩歌、音樂、舞蹈、打毬都很欣賞，而且親自實踐。開元、天寶年間開始成爲文學藝術百花齊放的全盛時代。

李白出生於西域碎葉，五歲時遷到四川綿陽。他自少年時代起，從俠士趙蕤學縱橫術，受趙蕤所著《長短經》的影響很深，從而以策士自命。後來又去山東學劍，自認爲文

武全材。他青年時期的志願是「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爲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他在開元末期寫的《鄴中贈王大勸入高鳳石門山幽居》詩說：「欲獻濟時策，此心誰見明？君王制六合，海塞無交兵。」但是「壯士伏草間，沉憂亂縱橫。飄搖不得志，明發南都城。紫燕罷上嘶，青萍（劍）匣中鳴。投軀寄天下，長嘯尋豪英。恥學琅玕人，龍蟠事躬耕。富貴吾自取，建功及春榮。」可見他是要爲國家建功立業的。《資治通鑑·唐紀》開元二十八年載：「是歲天下縣千五百七十三，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絹匹亦如之。海內富安，行者雖萬里不持寸兵。」開元、天寶之際版圖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于府，是唐朝建國以來最大的。

到了天寶元年，李白在《南陵別兒童入京》詩說：「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他入京之後，得到唐玄宗的接見，作了翰林學士。李陽冰《草堂集序》說他「出入翰林，潛草詔誥，人無知者。」魏顥《李翰林集序》說唐玄宗召見李白，「令製出師詔，不草而成。」劉全白《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說：「天寶初，玄宗辟翰林待詔，因爲和蕃書，並上《宣唐鴻猷》一篇。」可見他曾一度與聞國政。他也可能會少數民族語文，才起草和蕃書的。

這一時期，雖然唐玄宗曾對他「降輦步迎，……以七寶床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並讓他侍從遊宿溫泉宮（華清宮），但是朝中「醜正同列，害能成謗，格言不入，帝用疏之。」（俱見《草堂集序》）他獻「濟時策」的願望無從實現，而看到朝內結黨營私，互

相傾軋以及小人當道的腐敗現象，于是寫出了「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中貴多黃金，連雲開甲宅。路逢鬥雞者，冠蓋何輝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大膽地諷刺朝政。

天寶初期，國勢還在全盛時代，但與周圍的少數民族還是不斷有戰爭的。李白對於正義戰爭是歌頌的，如《塞上曲》：「大漢無中策，匈奴犯渭橋。五原秋草綠，胡馬一何驕！命將征西極，橫行陰山側。」這是寫抗擊少數民族侵擾的戰爭，是對唐太宗擊敗突厥侵擾的歌頌。但在一般情況下就不同了。如《塞下曲》六首這一組詩，則或寫邊塞環境的艱苦，或寫將士殺敵之勇猛，或寫廣大戰士未獲全勝忍痛不回家的決心。這些都歌頌了邊塞將士不畏艱苦，戍邊報國的獻身精神。再如《關山月》：「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戍客望邊色，思歸多苦顏。高樓當此夜，嘆息未應閑。」則是寫征夫思婦離別之苦，而含無限同情。這類詩篇抒發了詩人愛國之情，也體現了對於廣大戰士的無限關懷。

李白一些關懷國事的主張，得不到唐玄宗的信任，反受到奸人如張垪輩的譏毀。他感嘆「譏惑英主心，恩疏佞臣計。彷徨庭闕下，嘆息光陰逝。」（《答高山人兼呈權顧二侯》）于是在京不到兩年，就被賜金放還。出長安後，來到洛陽、梁宋一帶，與杜甫、高適相會。然後東遊齊魯。李白在少年時期即曾謁見過當時的大名士、文學家、書法家李邕，寫過《上李邕》詩，自稱「時人見我恆殊調，見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猶能畏後生，丈夫未可輕年少。」這次齊魯之遊又有機會見到北海太守李邕。但是從天寶五載起，在長安發生了一件大獄。奸相李林甫迫害太子妃兄韋堅等一批朝臣，坐貶者數十人。左相李適之

因與韋堅友善，被貶而自殺。刑部尚書裴敦復貶任淄川太守。到了天寶六載，裴與北海太守李邕二人在同案中被杖殺于官任上。李白好友崔成甫也被貶于湘陰。李白聽到這個消息，就更加憂心國事，他在《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詩中嘆道：「君不見李北海，英風豪氣今何在？君不見裴尚書，土墳三尺蒿棘居。」他憤慨地呼喚：「殷后亂天紀，楚懷亦已昏。……比干諫而死，屈平竄湘源。」頭兩句顯然比的是唐玄宗。

唐玄宗後期窮兵黷武，輕啓邊釁，李白《古風五十九首》其六「代馬不思越」詩沉痛地指出戰爭的頻繁、戰士的苦難，他們「昔別雁門關，今戍龍庭前。……蟻蝨生虎鬚，心魂逐旌旆。苦戰功不賞，忠誠難可宣。誰憐李飛將，白首沒三邊。」表現了守邊將士艱苦卓絕的戰鬥生活，並為朝廷的賞罰不明而浩嘆。

又如《古風五十九首》其十四「胡關饒風沙」詩云：「赫怒我聖皇，勞師事鼙鼓。……三十六萬人，哀哀淚如雨。且悲就行役，安得營農圃！……李牧今不在，邊人飼豺虎。」此詩一般認為是諷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而作。史載唐玄宗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城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失。請休兵秣馬，觀釁而取之，計之上者。」又嘗曰：「今爭一城，得之未制于敵，不得之未害于國，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哉？」由是見怒于玄宗，又為李林甫所構，幾陷極刑，于天寶六載十一月貶漢陽太守。哥舒翰代王忠嗣為隴右節度。八載六月，玄宗以朔方、河東羣牧十萬眾委翰總統攻石堡城，拔之，獲吐蕃兵四百人，唐士卒死者數萬，果如王忠嗣之言。唐玄宗錄哥舒翰功，拜特進鴻臚員外郎，加攝御史大夫。對於這次戰爭，當時著名詩人多有

反映。王維在《賀神兵助取石堡城表》云：「臣維等言，……伏見絳郡太平縣百姓王英紀狀稱：去載七月，于萬春鄉界，頻見聖祖，宮中有言曰：我以神兵助取石堡城。……伏聞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陛下，以道理國，以奇用兵。……仍敕神兵，以助王旅。天丁力士，潛結鸛鵒，星劍雲旗，暗充貔虎。遂殲逆命之虜，果屠難拔之城。」這是利用封建迷信傳說，來歌頌哥舒翰的用兵。

儲光義在《哥舒大夫頌德》詩中，也明確地提到石堡城之役，內云：「戎人昧正朔，我有軒轅兵。隴路起豐鎬，關雲隨旆旌。河湟訓兵甲，義勇方橫行。韓魏多銳士，蹶張在幕庭。大非（當作罪）四（當作肆）決軌，石堡高崢嶸。攻伐若振槁，孰云非神明？嘉謀即天意，驟勝由師貞。……戢戈旄頭落，牧馬崑崙平。賓從儼冠蓋，封山紀天聲。來朝芙蓉闕，鳴玉飄華纓。……嘉命列上第，德輝照天京。」這證明儲光義對哥舒翰攻打石堡城也是極度讚揚的。

李白聞之，在《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詩中，憤而呼出：「君不能狸膏金距學鬥雞，坐令鼻息干虹霓。君不能學哥舒，橫行青海夜帶刀，西屠石堡取紫袍。」把哥舒翰與鬥雞之徒相提並論，來譴責哥舒翰的黷武邀功。他在一片歌頌石堡城戰役中獨唱反調，自知也得不到別人的同情，所以纔慨嘆：「吟詩作賦北窗裡，萬言不直一杯水。世人聞此皆掉頭，有如東風射馬耳。」（同上）這表現了他對國事和個人處境的極端憤慨。有人把李白對這次戰役的「立場觀點的異于常人」歸之于「他所承受的文化教育不同。這也就是說，他所受的教育，有異于一般的漢族文人。」這話值得進一步討論。

《通鑑》天寶十載四月：「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大敗于瀘南。……制大募兩京及河南、北兵以擊南詔，人聞雲南多瘴癘，未戰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應募。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詣軍所。舊制，百姓有勳者免徵役，時調兵既多，國忠奏先取高勳。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李白爲此寫了「羽檄如流星」（《古風五十九首》其三十四）詩，內云：「喧呼救邊急，羣鳥皆夜鳴。……借問此何爲？答言楚徵兵。渡瀘及五月，將赴雲南征。怯卒非戰士，炎方難遠行。長號別嚴親，日月慘光晶。泣盡繼以血，心摧兩無聲。困獸當猛虎，窮魚餌奔鯨。千去不一回，投軀豈全生！」對應徵戰士寄予無限的同情。這首詩和杜甫《兵車行》寫的是同一事件，都表現了關懷人民的愛國精神，成爲反對不義戰爭的名篇。

在這一時期，唐王朝的政治危機日益加深，當時朝廷上下都在驚傳安祿山陰謀發動叛亂的消息，只有唐玄宗不相信。李白從「安社稷」、「濟蒼生」的理想出發，帶著「懷恩欲報主」的心情，「投佩向北燕」（《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他在開封《留別于十一兄邀裴十三遊塞垣》詩說：「且探虎穴向沙漠，鳴鞭走馬凌黃河。恥作易水別，臨歧淚滂沱。」是年二月，安祿山已領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據幽州，擁天下兵力之半，並羅致可爲其所用之人。

只有宋蜀本《李太白文集》收錄的《自廣平乘醉走馬六十里至邯鄲登城樓覽古書懷》一詩，是李白北遊到達邯鄲時寫的。詩中寫道：「日落把燭歸，凌晨向燕京。方陳五餌策，一使胡塵清。」李白總認爲自己是一個策士，在這裏他說明去幽州的目的是陳「五餌

策」。所謂「五餌策」，原是引誘匈奴歸降的五種對策。《漢書·賈誼傳》載賈誼提出「施五餌三表以繫單于。」顏師古注：「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女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于來降者以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可見他所要獻的是誘敵歸降的羈縻政策。而到了幽州之後，看到安祿山不恤民隱，以「救邊」爲名，實行的則是擴邊政策。李白天寶十一載十月到達幽州，親眼看到安祿山在范陽一帶所進行的殘酷統治。他後來在《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韋太守良宰》詩說：「十月到幽州，戈鋌若羅星。君王棄北海，掃地借長鯨。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傾。」「長鯨」就是指的安祿山。

他在這年冬天寫的《北風行》，就是通過被迫出征犧牲戰士的思婦之口，來譴責安祿山的窮兵黷武並在幽州一帶進行黑暗統治的。《北風行》原文說：「燭龍棲寒門，光耀猶旦開。日月照之何不及此？惟有北風怒號天上來。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軒轅臺。幽州思婦十二月，停歌罷笑雙蛾摧。倚門望行人，念君長城苦寒良可哀。別時提劍救邊去，遺此虎文金鞞。中有一雙白羽箭，蜘蛛結網生塵埃。箭空在，人今戰死不復回。不忍見此物，焚之已成灰。黃河捧土尚可塞，北風雨雪恨難裁。」在這首詩裏，「燕山雪花大如席」是千古傳誦的名句。而所以有這麼大的雪花片片吹來，正是由于暗無天日的殘暴的北風。《北風行》一開頭說：「燭龍棲寒門，光耀猶旦開。」燭龍這個大怪物，睜開眼就是白天，閉上眼就是黑夜。但是它畢竟有睜開眼的時候，使人民還能得到一點光明，而幽州則成了日月永遠照不到的地方，一片漆黑，只有天上來的北風怒號。安祿山本來是個好戰

的軍閥，他以「救邊」爲藉口，愚弄人民，發動戰爭。這樣犧牲了無數的戰士來擴張自己的勢力，所以「幽州思婦十二月，停歌罷笑雙蛾摧」。這位少婦還以爲丈夫會回來的，她總是「倚門望行人」，惦念著出征的良人在「苦寒」的長城一帶「良可哀」。她等了一年又一年。丈夫臨別時，本來遺下「虎文金鞵靽，中有一雙白羽箭」，如今這個金鞵靽已經「蜘蛛結網生塵埃」了。想來想去，纔相信「箭空在，人今戰死不復回」。因爲在安祿山的黑暗統治下，戰士即使白白送了命，他的家屬也不會得到什麼信息的。睹物思人，情何以堪！對於留在家中的這一雙白羽箭，她「不忍見此物，焚之已成灰」，顯示出她已完全絕望了。然而她這種心情，和漢民間樂府《有所思》裏所表現的完全不同。《有所思》古辭說：「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以往，勿復相思，相思與君絕。」《有所思》裏塑造的是一位性格剛強的棄婦，所以在「拉雜摧燒之」以後，還要「當風揚其灰」，好「從此以後，勿復相思」。在李白的《北風行》裏，雖然把白羽箭「焚之已成灰」，顯示了女主人公的剛強性格，而對丈夫的思念之情是不會斷絕的。她由思念而轉爲悲憤，由悲憤而轉爲仇恨，她要反抗，她盼望光明。她面對的現實卻仍然是「北風雨雪」，「如席」大的雪花片片吹來，光明是一點也得不到的。但是「黃河捧土尚可塞」，此仇未報「恨難裁」。這最後兩句代表了被壓迫人民的心聲，也代表了李白的心聲。

李白看到安祿山在幽州的胡作非爲，氣焰囂張，「心知不得語，卻欲棲蓬瀛。彎弧射天狼，挾矢不敢張。攬涕黃金台，呼天哭昭王。」（見《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他總

想飛昇到天國去，離開這惡濁的社會，但這是不可能的。他預感到安史之亂必將到來，于是寫出了《遠別離》，驚呼「君失臣兮龍爲魚，權歸臣兮鼠變虎」。這裏充分表露了以解救國難爲己任的思想。他感嘆「我縱言之將何補？皇穹竊恐不照余之忠誠，雷憑憑兮欲吼怒。」表現出報國無門的悲憤感情。

鮮于仲通征南詔失敗以後，又有李宓先後兩次征南詔。李宓征南詔的事，前後達數年。高適于天寶十二載作《李雲南征蠻詩》序云：「天寶十一載有詔伐西南夷，左相楊公兼節制之寄。乃責前雲南太守李宓涉海自交趾擊之。道路險艱，往復數萬里，蓋百王所未通也，十二載四月至于長安。……適忝斯人之舊，因賦是詩。」詩云：「聖人赫斯怒，詔伐西南戎。肅穆廟堂上，深沉節制雄。……鼓行天海外，轉戰蠻夷中。梯巘迫高鳥，穿林經毒蟲。……長驅大浪波，急擊羣山空。……野食掘田鼠，晡餐兼焚僮。收兵列亭堠，拓地彌西東。……歸來長安道，召見甘泉宮。廉蔭若未死，孫吳知暗同。」《容齋隨筆》卷四云：「味詩中掘鼠餐僮之語，則知糧盡危急，師非勝歸，明甚。」但高詩中反作了表揚。

儲光義作《同諸公送李雲南伐蠻》詩開頭即云：「昆明濱滇池，蠡爾敢逆常。天星耀鐵鑕，吊彼西南方。邦人頌靈旗，側聽何洋洋！京觀在七德，休哉我神皇。……斬伐若草木，繫絛同犬羊。」由此可見高適和儲光義等人都不理解此役爲不義之戰，而採取了歌頌的態度。高適和儲光義等人在鮮于仲通雲南出師潰敗之後一兩年，還對李宓進攻南詔大發頌詞。有人認爲「這是同一文化背景下培養出來的士人共有的情緒」。

《通鑑·唐紀》天寶十三載六月：「侍御史、節度留後李宓將兵七萬擊南詔，閭羅鳳誘之深入。至大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罹瘴疫及饑死者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二十萬人，無敢言者。」李白在宣城一帶聽到這個消息，在《書懷贈南陵常贊府》詩中揭露了這次戰役給人民帶來的災難：「雲南五月中，頻喪渡瀘師，毒草殺漢馬，張兵奪秦旗。至今西洱河，流血擁僵屍。將無七擒略，魯女惜園葵。」

有人謂「李白對征南詔之役，持批判的態度，……李白的這一特點，除了與他出身胡化家庭因而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有關外，還應與其早年生活在蜀地接受到南蠻文化的影響有關。」又說：「所以如此，看來只能用李白其人具有不同于其他漢族文人的文化背景來作出解釋。而他受儒家的影響較小，並不遵循儒家的教義以行事，或用以判斷是非，這也是他有別于其他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們並不否認這種解釋，但是在對待民族戰爭的問題上，李白的觀點所以不同于並世的一些著名詩人，最主要的原因還是他對於人民的態度。他是憂國憂民的，在《書懷贈南陵常贊府》詩裏表現出他還擔心當時長安一帶的水災，「咸陽天下樞，累歲人不足。雖有數斗玉，不如一盤粟。」為憂心而「霜驚壯士髮，淚滿逐臣衣。」在他的詩裏反映了天寶後期戰亂頻仍、民不聊生的狀況。在整個天寶時代，李白是始終反對不義戰爭的，而這種反戰主張是從愛護人民關懷人民出發的。

由天寶初年到安史之亂，是唐王朝國勢由盛而衰的時期。正是由于這一時期唐玄宗的

昏庸和李林甫、楊國忠先後專橫，纔導致安史之亂的爆發。李白可以說是這一段歷史的見證人。

安史之亂終於爆發了，李白在《奔亡道中》寫道：「函谷如玉關，幾時可生還？洛川爲易水，嵩岳是燕山。俗變羌胡語，人多沙塞顏。申包惟慟哭，七日鬢毛斑。」他曾一度幻想遊仙升天，「西上蓮花山，迢迢見明星。……恍恍與之去，駕鴻凌紫冥。」可是「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纓。」（《古風五十九首》其十九）人民的鮮血塗滿了野草，而一幫亂臣賊子卻沐猴而冠，作了僞官。

《扶風豪士歌》說：「洛陽三月飛胡沙，洛陽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撐如亂麻。」接著兩京殘破，《猛虎行》說：「旌旗續紛兩河道，戰鼓驚山欲傾倒。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馬翻銜洛陽草。」李白認爲正是「猛士奮劍之秋，謀臣運籌之日」（《爲宋中丞請都金陵表》）。他自稱「談笑三軍缺，交遊七貴疏。仍留一隻箭，未射魯連書。」明言他有魯仲連卻秦軍、取聊城的本領，只是在「奔亡道中」，沒有遇到報國的機會。

他又在《經亂後將避地剡中留贈崔宣城》詩說：「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宗廟。太白晝經天，頽陽掩餘照。王城皆蕩覆，世路成奔峭。四海望長安，顰眉寡西笑。蒼生疑落葉，白骨空相吊。連兵似雪山，破敵誰能料？」後來他又上了廬山，企圖隱居。他在《贈王判官時余歸隱居廬山屏風疊》詩中說：「大盜割鴻溝，如風掃落葉。吾非濟代人，且隱屏風疊。」及至永王璘「辟書三至」（《與賈少公書》），於是他從廬山「別內赴徵」，入了

永王幕府，于是《在水軍宴贈幕府諸侍御》詩中抒發自己的懷抱說：「卷身編蓬下，冥機四十年。寧知草間人，腰下有龍泉（劍）？浮雲在一決，誓欲清幽燕。願與四座公，靜談《金匱》篇。齊心戴朝恩，不惜微軀捐。所冀旄頭滅，功成追魯連。」李白在永王軍中寫了《永王東巡歌》十一首，歌頌永王的軍容、軍紀，勉勵永王收復失地，挽救中原。其十一說：「試借君王玉馬鞭，指揮戎虜坐瓊筵。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可見他是想在克敵致勝中作一番事業的。

但是李白的愛國熱誠和建功立業的理想，不久即為皇室內部的鬥爭所粉碎。永王兵敗，李白于《南奔書懷》中慨嘆：「過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劍擊前柱，悲歌難重論。」

關於李白「從璘」事件，在封建時代，一直以爲是遺憾。近代也還有人相信他是受「脅迫」，他自己雖稱「脅行」，其實是他入獄以後的托辭。從他《在水軍宴贈幕府諸侍御》詩來看，詩中說：「月化五白龍，翻飛凌九天。胡沙驚北海，電掃洛陽川。虜箭雨宮闕，皇輿成播遷。英王受廟略，秉鉞清南邊。」這不很清楚地顯示出他是自願擁戴永王璘來參加抗安史之亂的鬥爭嗎？他說「國恥未雪，何由成名？」（《獨漉篇》）這種豪邁的愛國熱情，不是他鮮明的態度嗎！

入獄之後，他一方面向崔渙《上崔相百憂章》，一方面寫《萬憤詞投魏郎中》，他的愛國熱忱仍未「泯滅」，他在獄中還讀《留侯傳》，一方面在《送張秀才謁高中丞》和《送張秀才從軍》詩中，鼓勵張秀才投軍抗胡。他在獄中生活不到一年，就被御史中丞宋

若思釋放，他立即加入宋的幕府，隨軍到了武昌，準備赴河南抗敵，這可以說是他在安史亂中第二次投軍。他在《中丞宋公以吳兵三千赴河南軍次尋陽脫余之囚參謀幕府因贈之》詩中樂觀地以爲「戎虜行當剪，鯨鯢立可誅」。他還自謙地說：「自憐非劇孟，何以佐良圖？」他雖曾寫《爲宋中丞自薦表》，但沒有發生作用，很快便被定罪長流夜郎。在被放夜郎以前，他還曾寫《贈張相鎬》詩一首，向張鎬求援，自稱「一生欲報主，百代期榮親；其事竟不成，哀哉難重陳！」又說：「撫劍夜吟嘯，雄心日千里；誓欲斬鯨鯢，澄清洛陽水。」雖然這樣呼籲，還是毫無效果。經過一年多的流放生活之後，他幸遇大赦獲釋，他在《流夜郎半道承恩放還兼欣克復之美書懷贈息秀才》詩中說：「鯨鯢未剪滅，豺狼屢翻覆。悲作楚地囚，何由秦庭哭？遭逢二明主，前後兩遷逐。去國愁夜郎，投身竄荒谷。半道雪屯蒙，曠如鳥出籠。遙欣剋復美，光武安可同？……叱吒開帝業，手成天地功。」可是他自嘆「愧無秋毫力，誰念矍鑠翁！」但悲觀消極的思想，很快就消失了。被赦後回到江夏，仍想積極用世，建功立業。這時他寫出了總結一生的長詩《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詩中他首先回憶當年被譏出京的下場，而自嘆道：「學劍翻自哂，爲文竟何成？劍非萬人敵，文竊四海聲。兒戲不足道，五噫出西京。臨當欲去時，慷慨淚沾纓。」

在提到安史之亂時，他寫道：「炎涼幾度改，九土中橫潰。漢甲連胡兵，沙塵暗雲海。草木搖殺氣，星辰無光彩。白骨成丘山，蒼生竟何罪？函關壯帝居，國命懸哥舒；長戟三十萬，開門納凶渠！公卿如犬羊，忠讜醢與菹。二聖出遊豫，兩京遂丘墟。」這一段

說明「君王棄北海，掃地借長鯨」所造成的惡果，表明李白的愛國熱情具有同情人民和仇視安史叛逆的鮮明立場。

最後一段說：「五色雲間鶴，飛鳴天上來。傳聞赦書至，卻放夜郎回。暖氣變寒谷，炎煙生死灰。君登鳳池去，勿棄賈生才，桀犬尙吠堯，匈奴笑千秋。中夜四五嘆，常爲大國憂。旌旆夾兩山，黃河當中流。連雞不得進，飲馬空夷猶。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頭？」這是因爲韋良宰要從江夏太守晉升京職，李白托他推薦，使自己能像賈誼一樣重返長安。當時安祿山已死，史思明仍很猖獗，洛陽再次淪陷。這裏「匈奴笑千秋」是借匈奴單于嘲笑田千秋事，暗喻朝中當政者是庸才。「連雞」二句是指諸節度使互相掣肘，徘徊不前。這種形勢使他爲國耽憂。所以他希望有后羿射日的本領，一箭把史思明這顆胡星射落，爲民除害。他在經過了這樣的大難之後，還憂國憂民，夜不成寐。這樣的赤膽忠心，確實是屈原以來所少見的。在寫于此詩前後的《江夏寄漢陽輔錄事》詩中，他還繼續以魯仲連自況，並自嘆立奇勳、成大業之壯志未酬：「君草陳琳檄，我書魯連箭。報國有壯心，龍顏不回眷。」還是徒喚奈何。

到了這個時期，他還是不肯退隱。他在《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軍》詩說：「酣歌激壯士，可以摧妖氛。齷齪東籬下，淵明不足羣。」到了上元元年，李白回到妻子宗氏所居的豫章（在今江西省）之後，聽說史思明餘黨尚未消滅，又在《豫章行》中說：「本爲休明人，斬虜素不閑。豈惜戰鬥死，爲君掃凶頑！」表示了要殺敵的決心。上元二年回到金陵之後，他在《贈昇州王使君忠臣》詩中說：「應須救趙策，未肯棄侯嬴。」還以侯嬴

自比，以期有所報效。他的拳拳報國之心在詩中觸處皆是，雖然經過挫折，仍至死不渝。

甚至到了六十一歲的高齡，在金陵聽說李光弼「大舉秦兵百萬，出征東南」，還要「請纓，冀申一割之用」，不幸「半道病還」，還在《留別金陵崔侍御十九韻》詩中說：「秦出天下兵，蹴踏燕趙傾。黃河飲馬竭，赤羽連天明。太尉仗旌鉞，雲旗繞彭城。三軍受號令，千里肅雷霆。……意在斬巨鯨，何論鱗長鯨！」李光弼是在安史之亂中屢立戰功的名將，上元二年，也就是安史之亂爆發的第七個年頭，史朝義殺死了他的父親史思明，率兵向南騷擾，所以太尉李光弼纔統率百萬大軍出鎮臨淮，抗禦叛軍。可是近年來有的研究者卻說李光弼出征東南是爲征服袁晁率領的農民起義，並把此詩的寫作年代推後到寶應元年，以爲李白抱病從軍是爲了協助鎮壓農民起義，這是很荒唐的。

楊綏生在《李白〈留別金陵崔侍御〉再辨》一文，辨李光弼出鎮臨淮一事，《資治通鑑》所紀與兩《唐書·李光弼傳》有出入，應以兩《唐書》爲准。其結論謂：「上元二年五月李光弼受命出鎮臨淮，途中因史朝義進略申、光等十三州，圍宋州，情況緊急，李光弼『遂疾驅入徐州』，使田神功解宋州之圍。李白正于此間『聞李太尉大舉秦兵百萬出征東南』的『雲騎繞彭城』時投效，則《十九韻》自當作于上元二年。」（見《中國李白研究》一九九一年集）楊綏生的考證是可信的。又按《新唐書·李光弼傳》：「寶應元年封臨淮郡王。」以下方敘袁晁起義事。如此詩作于寶應元年，對李光弼例應稱其王位，不應只稱太尉。據此一點亦可反證此詩並非作于寶應元年，亦非爲平袁晁起義而投軍。

李白是想抓住平定安史餘孽的機會，盡最後一次努力，爭取實現自己的理想，建功立

業，于是謙稱「懦夫請纓，冀申一割之用」。所以纔說：「恨無左車略，多愧魯連生。」表示急于像李左車、魯仲連那樣，爲征伐之事出奇略，建奇功。他「拂劍照嚴霜，睢戈纓胡纓」，請纓從軍，並誓言「願雪會稽恥，將期報恩榮」。可惜「半道謝病還，無因東南征。亞夫未見顧，劇孟阻先行」。病夫無緣與名將相遇，自然無助于在保衛國家社會安定方面起一定作用，因此只得悲嘆：既然「天奪壯士心」只好「長吁別吳京」。這裏透露出老境悲涼，情景淒切。接著李白因病與窮困離開金陵，去投靠當塗縣令李陽冰，第二年便死在當塗。

遠在《分類補注李太白詩》中，蕭士贊就通過注解宣示了李白的忠君愛國思想。日人芳村宏道在《元版〈分類補注李太白詩〉與蕭士贊》一文（漢譯文見《河北大學學報》一九九三年第二期）舉出蕭氏的六條注釋，說明李白也和杜甫一樣，在詩中表現了強烈的忠君愛國思想。最近新加坡大學王國瓔教授，發表《李白的逐臣形象》一文（見台灣《王叔岷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則主要說明李白受屈原的影響，繫心君王，「不忘欲返」，顯示了忠君愛國之情。而我們標出李白詩中的愛國熱情，則是從另外的角度進行探討的。

在安史之亂以前，李白反對不義之戰的思想感情是很明顯的。可是在安史之亂期間，李白積極要求參戰，要抗敵救國的意志十分堅定，建功立業的要求非常強烈，他念念不忘「安社稷」、「濟蒼生」。我們說李白是一個愛國詩人，並非因爲他忠于唐王朝，而是由于他具有爲國爲民、嫉惡如仇的一片忠心。

日本小畑薰良在七十多年前留學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期間英譯的《李白詩選》，原名